

■清明节特稿



最后一封情书

□王世虎 文/图



人的年纪一大，身体就由不得自己了，就像“六月的天孩子的脸”一样，说变就变。爷爷便是这样，上个月还笑呵呵的、一向硬朗的爷爷，就在我们不知所措之时，悄然无声地离我们而去了。

这件事，受伤害最大的当然是奶奶，以至于爷爷的丧事都办完一个月了，她的精神状态都不能恢复过来。奶奶本就是健忘的人，爷爷走了之后，记忆更是差得不行，有时刚站起来，便不晓得自己想做什么了。独处的时候，她就一个人在那里喃喃自语：“这个死老头子，怎么就狠心走了呢？他答应我的事还没办完呢……”

父亲和母亲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，好多次劝慰奶奶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我们都很伤心，让她想

开一些。带高考毕业班的父亲不仅在百忙之中挤出几天假带奶奶出去散心，还请了许多老友来家里陪她聊天，以减轻她内心的悲痛。可奶奶却对这一切都无动于衷，满脸漠然。

“清明节”这天，像往常一样，把奶奶扶到阳台后，母亲照例开始打扫卫生。打扫奶奶卧室的时候，由于不小心碰掉了水杯，母亲俯身去拣，冷不防发现书柜的下面有一封信。可能是不小心滑进去的吧，母亲好奇地把信拾起来，上面竟署名奶奶收。

母亲忙把信拿给奶奶，看见信，“沉默寡言”了一个多月的奶奶“倏”地站了起来，用满是老茧的双手接过信，颤抖地打开。瞬间，便泪流满面。

“妈，您、您这是怎么了？”母亲吓得大叫。听见母亲的叫

声，全家人都跑了过来。“他，他没有忘记对我的承诺啊。”奶奶激动地说。

“妈，您说谁啊？”父亲问。“老头子，不，你爸啊！他没有忘记给我写最后一封情书！”奶奶说。

“情书？”我们一愣。父亲把奶奶扶到沙发上，让她不要急，慢慢说。于是，奶奶动情地向我们讲述了她和爷爷之间不为人知的爱情小秘密。

原来，虽然出生在旧社会，可爷爷和奶奶却是私下里自由恋爱结婚的。为了这份感情，奶奶等了去参军的爷爷近五年。五年啊，难耐相思的年轻人便开始了频繁的鸿雁传书。奶奶要求爷爷

每个月都要给她写一封情书作为补偿，深爱着奶奶的爷爷很守信，坚持每个月写一封情书寄回去。

后来，爷爷复员回家，和奶奶结了婚。婚后的奶奶骨子里仍爱浪漫，就“死皮赖脸”地要求爷爷像以前一样每个月给她写一封情书。慢慢地，爷爷从不愿意给奶奶写情书变成了把写情书当成了一种生活习惯。有时候，生活中发生了小摩擦爷爷不好意思向奶奶道歉时，也会写一封“热情洋溢”的情书来“赎罪”，奶奶看到情书后顿时就会原谅他。情书，已俨然成为两人感情的润滑剂了。

一次，去参加一个老友的追悼会，看到家属哭得那么伤心，奶奶感伤地说：“老头子，如果哪天我先走了，你可怎么办啊？”爷爷嗔怪道：“你个傻老太婆，净瞎说！我还要给你写情书呢，一直写到死的那天。”那一刻，奶奶把这句话牢牢记在了心里。哪知，上个月，爷爷却突然走了……

说完，奶奶费力地从床底下搬出了一个皮箱子。打开箱盖，我们都惊呆了——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奶奶珍藏了大半生的情书，从爷爷参军时一直到现在。奶奶小心翼翼地抚摸着那些信，老泪纵横地说：“每当我看见这些信啊，仿佛老头子就还在我身边。”

父亲，母亲，还有我都被眼前的情景震撼了。

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还有什么事能比这更打动人心吗？

花开有花落的时候，草荣有草枯的季节，但在爷爷和奶奶平凡而又真挚的爱情中，我明白了，爱不变，真正的爱是不死的。



与父书

□汪亭 文/图

清晨，我立于窗前，朝家乡的方向凝望，不由想起另一个世界的您。

您七岁时，经常吃上顿没下顿。一次，您饥肠辘辘，在山地偷了一根山芋，让人追赶，逃过了一个又一个村庄。到了秋收，您总蹲在田间地头，一根一根的捡拾稻穗，交给奶奶。那个年代，您为了能吃上一顿饱饭尝尽了苦头。这些都是您卧病在床时与我谈起的。

我的童年在外婆家度过。您一直在外打工，只有到了年关才回来几天，那时，我对您的印象是模糊的。您生病回家治疗那年，我正读初一。我们天天相见，您的形象才逐渐清晰起来。您给我讲，奶奶死得早，在我这个年纪您就已经跟爷爷学手艺，曾饿着肚子挑二百多斤的稻子走了五十多里地。

您感觉到自己时日不多，于是更加唠叨，将大半生的经历一件一件地“抖搂”出来，恨不得把这辈子的人生阅历和生活经验都一股脑儿地塞给我。而那时的我，还懵懂无知，无法理解您的苦楚，对您的唠叨只感到无奈与烦闷。

我还曾向您大声地吼叫过。那是在一个春日的下午，您坐在摇椅上，我靠着门栏。我大声地朝您嚷，说您无能，在外那么多年，家里还是土瓦房子，除了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，什么也没有。每次开学交学费，我和姐姐交的都是“白条”。老师天天催我们要学费，我在同学面前始终抬不起头。

您被病魔折磨得骨瘦如柴，神情枯槁。听了我的嚷叫，您的嘴唇被气得发紫，哆哆嗦嗦地将身旁的一个茶杯推倒在地上。“咣当”一声，玻璃碎片溅了一地。您使出全身力气大喊：“不孝子”，随后一直喃喃自语。

我靠坐门槛，沉默了。我多么希望您能像五年前，一手拎起我，一手用力地拍打我的屁股，那样地刚劲有力。可现在，您的手青筋暴突、颤抖无力。我开始懊悔……我抱头肆无忌惮地痛哭，哭那坐在摇椅上病怏怏的您，哭我多年残缺的父爱。

那是我与您唯一一次的争吵，也是我对您最深的记忆。母亲告诉我，您走的时候眼睛没合上，是您一直没看到我回来。我急促的脚步还是没能追赶上您最后的牵挂。我跪在您的灵前痛哭，恨自己的少不更事，恨作为儿子的无知不孝，恨我没来得及对您说一声“对不起”……

时光易老，岁月无情。如今，您静躺山腰十多年，我的心仍然充满了悲痛和惆怅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。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

你是我早逝的四叔，你的名字“清明”，父亲说在他几个兄弟中，你是长得最俊的，这一点我深信不疑。记忆中的你，浓眉大眼，鼻梁挺拔。然而上苍对你的貌似偏爱中，却赐你以先天性心脏病和些微智障。因此，你一直未能婚娶。

儿时，我的父母被打成右派关进牛棚，我就与你及奶奶生活在一起。你深深地喜爱着我。春天，你带着我在开满野花的原野上奔跑，摘酸酸甜甜的红草莓给我吃；秋天，你爬到相思树上为我捉浑身碧绿的金龟子，即使被抓得手心生疼也不肯松手。

那个年月里，穷困的乡村中人们缺衣少食。我们每天的主食就是红薯稀饭。你总想让我吃得再好一些，但也无能为力。你唯一能做到的就是白天在生产队劳作后，夜晚又拖着病体拼命地搓草绳，翌日，天还没亮就拎着草绳

那个叫“清明”的四叔

□吴建 文/图

跑到20多里外的集市上卖了再买两只烧饼，然后一路小跑赶到我上学的小学校里，找到正在操场上玩耍的我把烧饼塞到我手里。吃着香喷喷的烧饼，听着你沉重的喘息声，我的鼻子一酸，泪水顺着腮帮汨汨滚落，剩下的几口便难以下咽了。

最难忘的是一年夏天，我跟你一起在小河边上割草。我站在河岸看邻居家的几个孩子在水里游泳。他们一会儿潜入水底，在水中捉迷藏；一会儿浮出水面，泼水打仗。我好羡慕他们呀。我见他们向远处游去，幼小的我带着好奇走入水中，恍惚在梦境中一般。幸好你发觉我不在岸上，又见水中直冒水泡，不会游泳的你费了许多力气才将我死神的网拉了回来。由于救我时费力紧

张，又喝了不少水，你的心脏病一下子复发了。在外地工作的父亲知道后寄了些钱回来给你治疗，你却啥也不上医院，只是到村郎中那里抓了几服中草药，而用剩下大半的钱替我买了两件新衣服和一只大书包。

由于过度劳累，加上营养不良，你的心脏病越来越重，消瘦得犹如水边的一茎芦秆。父亲从外地赶回，硬是将你送进医院，然而此时医治已晚，无情的病魔剥夺了你年仅36岁的生命。

四叔，三十年后的又一个清明，站在你墓前的我已届中年。春天又回来了，大地在雨雾的滋润下开始了新一轮声势浩大的繁育。勿需立碑，在岁月无尽的流转中，你自有名，且与每年春天的第五个节气相同——清明！

